武溪集卷第十三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左左僕射累贈少師謚

襄公余靖

判詞下

丁爲大夫薦而不祭或責其不孝辭云未給圭田羔羊有位姑務奉先田祿未頒則當殺禮志不從於率義理亦貴於從宜丁一命方榮十倫尤闕班趨表著祭當取於首時地薄都家薦乃從於仲月儀雖偪下事貴舉中且圭絜取名尚闕容於百畝而慱頑爲用難備數於三牲豈故廢於祭嘗蓋有差於爵秩況國章具舉固已辨於等威家廟致豈詎敢踰於名位宜許率常之節勿貽忝祖之譏

享以豚肩從鄙晏嬰之隘陳之羊饋豈傷歷建之賢未全
大天之恩何切庶人之誚有嚴邁豆苟殊豐貺之嫌無取
粢盛當採薦新之制亦猶行古穿以他規

乙為將兵士寒餒乞襦乙不之與或責其不撫士
卒辭云人臣無私施

輕財撫士雖得衆心散物擅恩恐非臣節將舉即戎之貴
須存許國之誠乙也黃石貽謀漢壇膺寄飄風冽冽方當
墮指之寒被練將將忽有乞襦之者賢哉臨事展矣能謨
志在恤人誠合矜其凍餒義當歸上豈宜奪彼慈仁自敷
御下之方將教尊君之禮絕甘分少固宜推彼赤心別嫌
明微何必行其小惠縱使求之不得我乃恩而無邪散藻
將之黃金雖聞大略均楚師之挾纊蓋自溫言憫一夫未
足稱賢存大義故能和衆下車濟涉子產所以貽譏在昔
絕私仲堯於焉見賞不敢專也可以事君雖無與之不失
其正

乙春田火弊或告其暴物辭云獻禽以祭社

啓蟄布和誠憂害物萊田展禮寧廢獻禽事未悖於天時
理蓋勤於事典乙素推卓識頗達舊章因農隙以備儀順
春蒐而行古下綏止殺圍必戒於掩羣揚炬獎敗義將存
於擇孕蓋取順天之制寧同暴殄之威乾豆是求克廟庖
而有品青陽式屆伸地道以何慙止車用協於周官艾蘭
聿符於舊道雖區萌既遂須行太皡之仁而麋郊無傷奚

奚虞人之職縱國門之將禁在野禮之必行原隰未耕方及焚萊之候置罘暫往終非委獸之徒既蔫以松之神式協除苗之害因蒐狩以習武自有邦儀戒馳騁之發狂未羞古訓克比獻嬀之度無慈酖稷之容

丙舉盜以為公臣或非之辭云可人也所遊僻耳

殖財斯濫誠曰非賢染惡可矜奚傷見舉未奕援能之道疾疵遷善之風丙識迮惟精名光則哲爾將喻利既結黨於蕉潇我務擇才故取節於葑菲跡雖殊於疾惡志所貴於激貪所遊弗近於正人縱垂積習善誘必成於佳器亦可甄收況多能而是求諒一眚而何掩陳太丘贈縑致海遂絕貪民戴若思投劍改容卒為雅士庶有期於折節寧無謂以惠姦苟非逸群之材奚勝籲俊之舉不須求備管庫自可同升勿謂難知奴虜猶聞見擢儻能旌別庶免滯淹行匪固窮誠愧簡雍之規善當必用無輕管仲之謀亦冀發權未為失選

甲產讐人之妻或責其不義辭云械其可藏產其可葬

執兵有報睚眦既除奏骨無歸瘞埋何奕雖炎心於雪我難取誚於非仁甲智妙見機志先行古齊襄自立已雪九世之仇紀婦何辜方崇四尺之墓且勵精於刷恥遂順變以從權釋憾是圖患雖深於側目遺駭苟弃禍豈及於齊眉徒有切於忘生固未宜於遷怒義士切齒漢俠誠務於

遺身婦人僵尸魯史嘗譏於非禮姑存大節無愧責言況
乎損怨爲忠爰著作威之誡益仇非智當後敵惠之謀劣
異桃戈之人那傷掩骼之化復讐因病尚恥非夫加禮既
亡胡爲不義公羊可採青烏必行

甲授田不入國征里尹責之辭云加田

賦均三壤必入地征賞有加田豈同民筭式舉優賢之典
盍寬量歲之科甲貴列命夫名高國士分地之利祿均既
啓於都家食土之毛功懋復須於畎畝何哉里尹懵彼邦
經稅熟貢新雖歛歸其王府方輸錯出寧宜及彼圭田既
異任民之居盍視節財之式奠什一之賦爾誠務於徇公
取三百之禾我蓋因於懲德當遵古制[illegible]

莱之榮自分公邑復異連阡之富止實私[illegible]既表於主
恩貢難從於吏議指膏腴而固請況非王翦之謀美勳勞
之所加宜守周公之法式期勸善當許免征

乙爲刺史術者告將有火災請用璀璨以禳之乙

不許或告其愛寶民辭云天道遠
政經勉順誠務恤災天道淵微寧先惑衆自得安邦之術
誰與愛寶之譏乙也任重明太憂分宵旰誠要敦於亮直
志靡尚於奇衺執技之徒視祲憂稱於星變先時而備奠
玉請禳於火妖既務宣風寧從語怪雖欝攸之氣將深徹
屋之虞而幽榮之儀曷容非鬼之祀剏條教之斯職當器
識以攸先王商正議於水災民憂自息劉劭抗詞於日蝕

乾象焉知固宜求福不回式昭非禮勿動若事存萌漸弗絶本於訛言即害有流行恐誘民於左道僨責躬而未至雖致享以何為塗潦可防當思廢范之教瓘斝不用未傷子產之賢編氓可使由之太守斯得之矣縱違裨竈之辯終免鄭人之憂

丙濟君之辭賞之不受曰非為身也或責其矯臨危奮命可謂盡忠辭賞逃榮何傷絜己勇既稱於排難志且異於飭非丙也位列王臣才摽國幹推誠可以貫白日吐氣可以截飛霓竭以眼法拯綏旒於將墜昌其鋒鏑示勁草以彌堅當秉節以無渝諒殺身而何懼疇其爵邑將酬汗馬之勞棄彼利名遂返屠羊之業蓋濟君而是切豈徼賞以忘心董安于不尚戰功固慙狂疾介之推靡貪天力爰比竊財始隆報國之謀終獲退身之美斬有是備書竹帛以何慙成命既辭雖茅土而奚貴自高淡泊孰謂矯誣爵連能下於遼城寧邀縲紲申胥再安於郢國無取執圭忠義可嘉撝讓那爽

乙為政請隳都城譏其無備辭云都城不過百雉政在而益鑿豈多備城苟過制何謂弱枝爰啓見機之謀當許復仇之請乙器能高世忠亮拔群方推許國之忠遽展濟時之略以謂金湯作固誠多藩屏之功控帶相高必啓寇戎之害式陳良筭允叶明謀庶民無假於深池頹墻願塡於濟洫且赫連定霸雖增蒸土之勞士蔿知權寧慎賓

薪之役深詳得失妙察興衰縱墨翟多能九攻聞解帶之術而鄭丹遠識五大有在邊之譏蓋虞乎讐必保焉盍循乎古之制也今京不度在百雉以貽憂矣魯有初諒三都之必毀乞合仲尼之志何慙由也之忠

甲父在而受車馬之賜或責其違禮辭云崇君命也

爵祿有制當避父尊車服所旌難廢君命恩苟推於懋賞禮未爽於從宜甲也器幹淳深識局淵懿趨庭承訓既盡絲衣之歡報國成功遂膺先路之賜遽聞譏刺當体謀猶古者襲爵於父兄故當殺禮今也擇材於俊乂豈限常科傳古所貴於知今違禮亦宜於察變向魋無祿而多焉誠

秦國章張　酺有位而賜車奚傷子道無拘介節式勸大猷時既改於漢官事難盡於周禮叔孫以葬平子雖欲妄詞石建及門當代未聞致誚但守一經之教寧懷駟馬之嫌況親在而益榮豈位高而見怒

歲有札荒刺史欲移其民縣令云民有所守不可移刺史不許

歲功不順誠貴利遷民守有常固難遠徙雖舉恤災之政必存從俗之謀眷彼編甿慶茲列郡札瘥爲梗當天殤之流行旱澇多傷致地財之耗斁蓄欠九年之用食憂二鬴之艱付符少適彼樂郊庶推恩於拯救滿宰以越在他境恐成弊於流膏皆懷恤下之心當體濟時之道減其漕運

彼既切於移民守以封疆此固諸於歸粟雖周官之備紀
在唐虞以兼明卿有寬蘭當徙家而必募地居雄望便藏
户以誠難薄征固可以撫毗荒敗不專於純賦晉國舉能
暇之壤雖喜近甸魏王徙河内之人亦譏罪歲故知拯患
必務從宜

乙居草澤被召到都謁見不拜或責其失禮辭云
禮者忠信之薄吾以忠信奉上

韓光絶俗則全高尚之風應聘趨朝必順尊卑之序雖凝
情於方外難失節於君前苟亡九拜之勞是慢五帝之教
乙鑿坏曠達棄宦遺擇豹霧以深藏緘鶴書而屢降泥
冥谷口既祇命於軟輪咫尺天威遽抗答於文陛務謙誕而
廢禮忘盤辟以致恭問以辨之徒云忠信之薄必有尊也
奈失朝廷之儀辭既妄興義將安取若隱而未見固當高
蹈於山林且貴然來思豈宜長揖於君父縱曰遺榮於軒
冕其如被旨於絲綸昔周亞夫之御戎徒矜介士蘇子卿
之秉節止對單于未聞謁見之初全微拜起之度許由洗
耳雖輕萬乘之權靈鳴好名已悖四維之道宜從斥罷用
肅威儀

丁行堂贈八告其左道辭云古禮
國儺藏事式明歐疫堂贈肆儀孰稱疑衆蓋取順時之禮
無貽失節之譏丁公識局該明事機詳練磔牲致用畢春
氣於九門執菊備容逐癘神於四裔何哉致誥曾莫表微

蓋示訖於歲功亦猶行於古道執戈揚盾既取象於歐陰
逐裝迎新且齊名於攻禬理將有事爲匪無稽宣尼立陟
之言其來尚矣周人清廟之制而忘諸乎葦索之用克宣
朱衣之容式顯食虐食魅其徒寔繁無筭無方厥儀斯在
呂禮備存於梗槩漢官尤襲於源流執巫人之桃謂予不
信削神荼之版非尔所知自得夔章誰云左道

乙自爲鼎銘以稱揚其先祖之善或譏其蓋失數

羨辭云考也

矜功作器誠慮備心揚名顯親何傷善教爰表奉先之志
奚辭數美之非乙不私其身亦猶行古念彼先人之德綽
著光輝飾以君子之辭敢忘論譔聿崇彝器用紀嘉猷矣

父之苦銘家聲不墜勒景表之茂閥祖德長存儻有善
而不知諱爲人而非智述而不作所以纂乃舊勳煥乎有
文所以著之後世尚或譏其隱惡無乃失於知言敬宋脩
於華孫蓋羞失禮箴李平於武仲亦謂妨農況承襲之是
先豈榆楊而見稱勒盤盂者尚聞垂訓紀鍾鼎者孰謂非
宜所期動則有成是冀死而不朽異彼周王之作究慚貽
撰同乃孔悝之銘衛侯備載古之制也人其謂何

甲建請擬遠年逃戶田土充百官職田可以
激勸衆吏難者以多少不同而勢家奔競請盡沒
官
仕田有制欲厚賢邦土未均盍防趨利舉建中之策

必遵經世之謀況乎百郡張官九州分壤建業以豈其衣
食請須曠土於羣僚難者云限以封壇且患亦家之異
制共期康國咸竭危言將研事機當先給體何則古者分
其縣削皆給受於王田今也廢井廬悉割列於民業必
若取足於逋播豈不生姦於蚓劉雄望之有奚獻取
之能一旦名都大邑多者有逋叶之收而齊上近郊必者
之立錐之所遂使下自鹽管上暨公侯徒聞膏腴罔知勒
上地沃野咸歸貴勢之家游戶墮農悉爲衣食之客未
立均平之度頗增奔競之風實繁裝者則云可勵廉隅無
地求者豈曰悉爲貪汚雖五十畝之舊制嘗聞孟子之談
況三百廛之上腴已壞商君之法公邑家邑亦既異於周
官寬鄉狹鄉且已須於唐令豈流庸之未復因刈穫而是
圖指曠野以爲田配罷民而增賦奉其祭祀方殊食菜之
榮異其州閭奚偏種秫之入既小惠之未徧當大猷之是
經苟謂必勸其廉平曷若例加於俸給請從新法無取舊
規

大廟薦享甲有緦喪遣充執事科太常罪詐云甲
不自言

吉蠲鎮信蓋重於至誠哀素君心寧行於大禮事雖由於
廢命過當坐於隱情況乎宗祏鴻儀蒸嘗順祀備牲牢而
登俎將示恪恭釋縗絰以及門恐非齋禁再申令甲絳布
舊章胡爲業薦之徒敢亂吉凶之制禮稱寧戚志布縷之

在躬時及告虔披冕弁而與祭觀其罔上無乃黷神俾居
邊豆之間將失廟祧之體且堂事室事固合行之有經錫
纖疑縷安得掩而不問式期直理宜辨終詞何若凶釁素
聞罪必歸於常伯苟或哀摧自祕罰當正於總親庶無濫
於刑章亦不愆於祭典

乙代判官文書有司科罪辭云本案事直
官命未改各謹分曹人必不同寧容假手苟自輒於觸法
諒奚測於挾私乙撲撤微材斗筲賤器忝庇身之官邑方
侍獨賢顧雖案之簿書俄欣代判既彰落筆之敏捷聞離
局之訴且虞人至賤罔徇招弓之儀雖宗祝多能寧兼越
俎之事宜慙過舉無或失辭足驗名愆胡云理直分職辨
洽況乃無相奪倫染翰飛文安可不思其舊縱虞滯訟盍
問攸司小智爰居尚惡挈瓶之假彝章可舉當知代斷之
傷必附深文奚勞薄訴官無留事爾雖稱祭徇公邦有常
刑我用科於離次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口已
離本任

食祿養廉執心斯可及仆受代改操則非安得因其去官
遂不思於絜己丁也才高有位秩滿將遷飛鳳銜書亦既
榮於寵命解龜罷政遂靡讓於好爰謂行邁之有期曾厭
私而不懼況古之循吏名列青編掛府丞之魚誠在莊官
之日留壽春之犢實惟去任之晨何乃肆貪罔知守節歌

鄧侯之五敓曾是遵途持山陰之一錢當思勵俗徒欣苟得豈曰能謀重耳受飧蓋當於旅食叔魚反錦益愧於公行如云不爾瑕疵則恐罔知紀極推恩布化未聞畫象之遺風黷貨啓奸遽恣貪狼之本性縱離境壤終喪廉隅減三等以定刑乃九章之垂制

壬盜乙馬歸而產駒法司斷幷駒還主盜以駒非正賊不伏

盜肆欲歉雖祈苟得物有蕃庶誠宜復歸俾懲敗類之心式叶防淫之典壬也蕉蒲命侶溪壑凝懷秀稟彥精既擯秦猴之驗傳龍種遽產淫逞之駒初欣執勒之奇俄敗穿窬之跡永言司憲式舉成規代勞方戀於君軒必復其始游牝縱生於爾室亦又何求既盡意於邦經而見非於兇黨徒煩亟請難改前言且貿易之實他類猶聞於歸主刦阜蕃之畜見賊安得而惠姦無差伏櫪之謀當從共阜之本宜詳治體奚取盜言獻美乘於虞公終爲晉府返名駒於北叟式叶莊篇勿輕轅下之賊必採受中之法

庚二罪俱發過失犯流罪丁犯徒法司以加杖是重判官以流坐爲先

凶德兩彰播弃爲重贖刑兼用居作攸先苟擬議以無私則憲章而弗紊庚智慙假器愚甚守株備慮乖宜遽抵投荒之禁猖狂自恣仍書坐右之名惡既覩於腥聞理尚疑於決讞罪因過失法乃從於贖金人或孤惸刑則止於加

杖罰金非播弃之比加杖殊居作之勤憲司云入以互踈未爲重斷主判以傷於一時亦附輕條既是非之不同在取捨而宜審必詳常憲當傷人中罪若等於徒年須從簽令罰且深於流宥難用鞫刑因冀慎思寧煩偏見因未投於魑魅誠慮恢疎法雖增於[illegible]防咎亦歸欽恤冀從出貸廉叶泣辜

壬持刀仗入讐人家法司以謀殺人論訴非二人不伏爲謀

挾刃獨行雖非結客傷人右何　同謀既式辯於讐家復奚輕於邦禁壬也勇惟尚[illegible]在遺身追縱燕市之豪跼跡夷門之俊始因胥怨大[illegible]之羞終乃交仇遂起

[illegible]變將攻舊隙爰肆俯心操肩持矛雖未諧於釋憾升堂入室固已切於捐軀曷爲加辟之期猶恣欺心之語挾專諸之匕首足驗輕生及趙盾之寢門寧無發慮奚煩偕住乃謂失謀豫讓斬衣本乏談諧之旅白公禍劍那[illegible]協贊之徒在悉府以斯明豈邪明而是問雖或先或後詢死黨之言且已傷未傷當用調人之禁爾之罪也夫復何云

乙家有論語讖或告其私畜禁書不伏

疑衆成書必嚴邦禁鮮經有說宰廢家藏義已著於公術罰豈同於私習乙志勤稽古學富窮微巾箱如務於多聞几案遂存於異覽名以出義雖比桓譚之非書不盡言蓋

述仲尼之志何或人之致詰昧前聖之垂規齊七政於璣衡本殊秘象立五經之嘗轄當備微文豈令該傅之徒盡比包藏之禁至若乾文淵邈時變幽深皆倚伏之難明恐生靈之易惑亂之所由生也民不可使知之爰著前聞式嚴彝憲我異於是人其謂何緯候相高號鉅同於恠牒典賁一貫理終異於神經自當恭驗人區豈獨探抽真賾將符其子猶存建極之談時匪子斯難舉挾書之律

丁以律令式內數事不便奏乞改行大理以不先申省斷徒許稱詣闕上表不伏

削黃綬宮雖存舊制奏書北闕難坐直言當攘臂而有業豈稱雄而獲罪丁公忠秉操真宜推誠方堅事主之心遂啓經邦之策懼滋章之積弊或未協甲思簡要以成規弗慙慮始固非矜於出位蓋秪務於適時爰倚舊章以明新意雖飛文綵筆未經唇舌之司而封疏早囊已竭腹心之語胡爲列棘尚昧彝儀謂革故於冊書必取模於會府將言利害宜究指歸若道遠邦畿議當資於八座況躬趨輦轂言必達於九重事所貴於隨機理豈煩於致詰晝一苟虧於前定利百何爽於更張子產之鑄鼎定刑綴貽譏於叔向商君之徙木行令固難屈於甘龍苟可彊國利人何必守文拘制無塞言路以叶政綱

壬賣七歲女子法司斷徒訴云家貧賣而塞母

鬻良犯禁固涉不慈下塋慎終則先惟孝志且陞於夜紀

罪盍寬於簡書壬也啜菽興嗟寢苫居苦飦切終堂之痛
將興筮宅之謀三寸桐棺嘆未諧於襄樹七歲孺子固願
易於囊錢庶展事於泉扃遂割情於天性胡爲執憲必使
服刑且有無稱家慮居雖立於明誠而豐儉中禮厭形當
盡於衢哀苟窀穸之弗完則嗣續而安在故邪巨埋子天
尚聞於降祥董永賣身時未覩於加罪欲明慈幼之道先
存送往之誠必覈是非須詳得失苟獲平居見售宜稱壓
賤之條其如巨痛填膺當許事親之節豈同委之溝壑而
欲篤其閨門發喻風枝既永傷於荼毒未安高里尚何愛
於童蒙固在原情無煩賞罰

丙爲縣令農務夫畢而差夫修隄州責其非時辭

云暴水泛溢不修恐害居民

勤民之役雖戒失時止水以防所宜救弊用必先於急務
理豈徇於常情當許從權何煩致詰眷茲縣壤旁界河流
綺陸晦晦未畢耕耘之務今隄浩浩將成美溢之災誠有虞
於傷農必先防於害物捽草把土彼雖勤於大田陪薄增
卑此亦憂於小決義難施於兩可利必歸於一源綏欽刈
於夫家所損者小恣溧流於我里其傷實多然則得在從
宜失於備豫繕完有制當農隙以先成脣墊無虞任水荐
而何害或有防於蟻壤亦未耗於民材若乃循舊攸虧傷
切斯關憂同瓠子方展計於負薪孰等孟津乃効忠於捧
土當從州責以勸吏能

庚為獄官拷囚數備不承欲取保放之法司云贓
狀露驗宜據狀斷
拷掠弗承誠宜判遣贓狀或露亦可稽詳苟再思而不疑
在兩端而必叩庚也職司叢棘伏念囚縲紲之中五聽
備研於辭色棰楚之下三訊未窮於是非眷茲獄法之官
各以律令為據司圜以榜笞既極不加刑焉執憲云縱跡
可尋斷斯獄矣然則五毒備至有詞者難俾伏辜九章甚
明隱情者不宜免矣至若事必先於審克罰無宜於濫施
昔漢祖柏人貫高被刺肌之痛楚相亡壁張儀淪刻骨之
冤皆出狐疑終聞開釋若乃殺人者既彰實狀坐贓者已
獲見資且明白而可知諒結正而無枉非此物也胡可比

焉理貴從寬法難任意
獄囚未斷而格令新改法司引後勑為正判云犯
時格輕新令稍重欲從輕法
沿革異宜雖遵後命俘囚待弊必從輕典當順以寬之教
庶郭在宥之懷眷彼庸材齒于編戶出作入息方承蕩蕩
之風惡於貫盈遂陷恢恢之網聿罹昭憲乃賓圜扉詞置
鈞金將決於具獄令行然木忽改於舊章既丹筆之未書故
兩端而起議將垂經世之範猶疑在禁之人憲司以其命
惟新何可廢也從事以惟刑之恤不已重乎再詳抵禁之
初方當改度之始刑必當罪法宇與人且除舊以布新鄉
宜捨舊奈先輕而後重姑合適輕令式具陳古今共貫縱

利百而变弗取樂成稽畫一之規固聞前定俟其來犯乃
用新書

武溪集卷第十三

武溪集卷第十四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少師
謚襄公余靖

表上

乞外任狀
再乞外任狀
免知制誥狀
免判銓狀
免知諫院狀
免史館修撰狀
第二狀

吉州謝上表
乞分司狀
謝分司狀
謝轉光祿少卿狀
免南班第一狀
第二狀
謝轉衛尉卿表
虔州謝上表
桂州謝上表
乞解職行狀
第二狀

乞外任狀

臣誤被採擢待罪諫垣自揣空疎無以上報去歲嘗與蔡襄皆以親老願除家便一官庶就侍奉聖慈寬裕恩蒙厚恩蔡襄給假還鄉臣某特賜縑帛仍令差人迎侍歸京奉養仰荷非常之恩足爲私門之幸事出望外捐軀不忘今春得臣父書俟秋與孫男迎娶乃能即路初領此訊誠亦有待其來今聞蔡襄父母不忍去鄉國惟襄獨行還朝伏緣蔡襄躬自奉迎尚猶不至微臣差人般侍必更遷延在臣私心進退無措伏念臣備職諫諍言多過差老父衰年遠在南土上不能補國家之闕下不能展庭闈之私何顏自安久玷清望陛下憫此遠迹諒其素心俾臣先盡事親之誠徐

圖報國之効在於出處不陷憲章伏乞特受臣沿流家便
一郡差遣以便侍養庶當孝理之朝未缺人臣之行若謂
臣兼領史職不當差出則葉清臣楊察等差出已有成例
但成無任

再乞外任狀

右臣近有奏陳願授家便差遣雖堅誠請未蒙朝旨允從
伏以國家之意謂臣身忝諫官日言國事今一旦無故即
除外任恐四方傳聞以為不容諫諍不忍遣去蓋惜朝廷
之名伏念臣生長遠方不識忌諱頃年得罪但坐多言再
表乞歸乃得近卿小郡曾未逾朞母氏已亡服終還臺即
求外補願歸近國稍便家庭庶因斗筲之祿用勸晨夕之
養而國家權俾掌禮因得奉朝去春忽被命書猥參諫列
言不經務盡忠無益於時才非出人論事不能無過尋沿
私懇仰干宸嚴但緣偏親向衰乞以寸祿歸養慶蒙矣聽
特賚帑縑俾為奉迎之資不許脫然而去實逾半載親舅
未來尋已啓陳未奉俞允伏惟聖神在宥俊乂如林才過
臣者比肩疊跡臣去此職必當得奇士開益聰明如或惜
去朝之為重恐外遷之差屈則乞令臣帶小省之官為名
城之守上以昭陛下從諫之盛德下以成微臣養親之私
榮中外聞之自為至美之事固於朝廷無所虧損但臣無任

免知制誥狀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勑告授臣守依前官知制誥充諫

院者伏念臣遠宦孤跡本之才謀朝廷誤知擢在諫署闕
失之政無所建明柔佞在庭不能指擿前兼史職已愧踰
涯進典命書愈知非據況侍從之列當以才升諫諍之臣
不宜速進臣積歲未久無善可稱全身免責固爲優幸非
次被寵豈免刺譏且累上表章乞便侍養即蒙遷授難以
請行臣之私心不期冒進未能揣分何以宿官乞迺鑑恩
以抑奔競其所降勑告乞賜指揮回納中書謹具狀陳乞
以聞伏候勑旨

免判銓狀

右臣奉勑差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者竊以先朝初定諫員
不兼他職蓋使專於論議或補益聰明臣叨掌書命已
增憂愧若更兼領銓管則恐智慮不周力小事業必致顛
隕其上件差遣伏乞停罷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免知諫院狀

右臣昨蒙恩授臣依前官知制誥知諫院及准勑差兼權
同判吏部流內銓臣再有狀乞回納勑告停罷差遣各奉
聖旨不得辭免今依准聖旨被受訖伏以朝廷建置諫官
俾其論[illegible]得失乃是分判忠邪升擢賢俊之路臣在官歲
餘讜言無取得免黜罷已是優恩今擢居侍從而復兼此
職乞自知之分寧後來之途於臣之身則讒邪有窺伺之
端於國之體則俊良有滯留之歎伏乞罷臣諫職以避賢
路

免史館修撰狀

右臣准閤門關報蒙恩授臣史館修撰者伏緣修史之任須得良直之才如臣空疎豈堪選擇兼臣去年以來為父年老在遠累狀陳乞外任伏蒙聖慈賜臣縑帛許令差人般迎歸京侍養伏念臣在路切悉衰老之年不能久居京國將來如乞外任是臣虛受國恩所有修撰之職不敢當克伏乞特賜指揮閤門回納勑告但臣無任

第二狀

右臣昨蒙恩授臣史館修撰尋以前後累狀陳乞外任以便侍養不敢虛受國恩之賜罷免注今月十九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不得辭讓伏緣君命再三不敢煩瀆已禀朝旨祗授勑告訖切以為臣之節惟君所任不避煩難固其常理然而材器有限又須量力若貪榮慕進不知其分一職有曠不稱所委豈獨身受兼傷國體臣今兼職數處於臣之身實為榮幸量臣之力必不能堪除諫官已有定員候正官到闕自當省罷外伏況吏部甄別流品不可因循史官考尋事迹又宜用備獨管一局猶恐不精兼領二司必致疎略臣伏見田況歐陽修皆筆力傑出才過臣者多繁冗務不用所長伏乞指揮推擇其一代臣此職臣不以內外甘就煩使其史館修撰勑告臣欲親自齎赴中書送納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勑旨

吉州謝上表

臣某伏奉五月十五日勑會差知吉州軍州事放朝辭便路疾速發赴本任者天鑒素誠特從輕典星馳即道中屆所臨尋於某月某日到州赴上訖中謝伏念臣生自邊州闇於時務謬從科試早玷書林陛下擢臣於遷謫之餘寘臣於諫諍之列匪由言薦特以宸衷而又掌西掖之訓詞執史官之汗簡推寵過分非臣所堪自惟疎賤之中孤直見進思所以報知無不言補朝政而未工為身謀而已拙譏謗不恤用酬主知論議所伸寡與勢合常欲引去以免衆猜豈意發於樞機自起暇適然念間者金虜順再稟正朔虜帳怙強退我封疆狥虜約則西戎怒納夏欵則北狄怒重師宿境須我報音人人異論必有兵禍聖衷獨斷柄臣僉謀授以聘詞擇於朝列有死不辭見遣於臣單車即途送者失色握節以往敢望生還歷階而議所期理奪王命既達而國體獲伸胡兵自交而戎盟兩就此乃廟堂成算非臣之功及乎單于罷兵穹廬報聘謂知前議再伸理裝臣亦讓以非才辭不獲命漢使荐至虜中甚歡迎勞尤勤宴犒加等蓋重隣好非私臣身臣既頻到虜庭欲練朝事上則接談於賓主下則訪事於輿隸示相親狎則務通其情所臨機會則未嘗屈禮本謂六蓄之語可以傳之豈料一言之失不能免罪仰冀宸造鑒無他腸竊以臣素乏時名猥遭天睠出於孤官而延登近班豈無羣材而專

聘絶域蒙此寵任人所忌嫉而不慎言語自罹憲章計其所犯死有餘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明御宇廣覆姤夫凡曰近臣非有大故不忍遐棄弃止除外官含容之德過於堯禹況夫廬陵古郡南近家庭臨民侍親不爲失所戴荷恩育寧可貲度方今邊警雖息民力猶困賦斂加疾而吏以爲健刻削已甚而上不能知若得詣其疾苦思所施設蠲去横取率循舊規朝廷既而從之豈以地狹爲恨體國安民圖所報效臣之願也無任

乞分司狀

臣再瀝血誠上干天聽退量煩瀆甘俟誅戮伏念臣生於鄙遠素無才識束髮從宦二紀于茲遭時見用遂忝清班

然念臣家蒙擢在諫垣累上七章乞免諫職出守外便侍養皆蒙朝廷不賜允許及至去年得罪不敢迂路歸鄉又緣臣父年漸衰老不樂遠出尋留乞移便郡頭解近職私誠雖切未聞報可臣揆才至薄負罪則深上無補於國家下闕奉於温清一身之責万死何逃臣今欲乞落職分司歸鄉侍養伏望天慈特賜矜允

謝分司表

臣某言臣聞者朝廷之大柄出處者人臣之大方成命自天退身得地中謝伏念臣鄉邦遐遠世系孤平偶自童觀即親儒術尋師千里備歷險艱志學十年迺得科第國家頒制目以來上用文館以待賢臣之非才咸預茲選每守

孤直不事貴權蓋嘗忤旨而謫官尋亦知名而見用降發
中之詔擢居諫諍之聯以出疆之勤延登侍從之列頗宣
忠力以酬萬乘之知屢被國恩自在五載之後多所論列
罔畏仇嫌臣既拙於周身與者得以銷骨惟期退避屢抗
表章帝座雖處九重之深皇明遠照萬里之外頗頒明命
克遂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無私乾剛獨斷念臣
嘗經軀策不避艱危察臣本以公言搆成私隙俾從散秩
歸奉所天下以成微臣就養之勤上以全陛下退人之道
丘山荷賜氷炭在懷

謝轉光祿少卿表

臣某言今月八日進奏院遞到勑告家恩授臣光祿少卿
俸舊分司南京韶州居住者居深坎窞思出天慈俯念戴
金之幽莫遂循牆之讓中謝伏念臣稟受愚暗生長遐荒
爰自弱齡幸親儒術未脫飯牛之賤敢思縻爵之榮蓋遇
國家海寓澄清仕途寬裕高則賢科射策採卿相之材次
則御品薦能分甲乙之選小吏計年而進考商人校秉以
論資戎旃奮起於卒徒勲門澤及於僮隸廣為既録庸贊
治平所謂得人而昌何云數路而已由是例趨貢籍偶中
文程逮于壯年再膺詔目遂陪邦彥久服朝紳亦嘗預列
前史之闕文參修當世之大典載筆而書言動抱蕭而正
禮儀補袞職蹈無諱之機胃兵鋒而使不測之虜叙其微
效擢在近班言思報國之忠身罹負俗之謗簀中之辱昔

賢亦有非辜日邊之遥丹誠無以上訴退分兄秩還侍親
廷鴈鶩又費於稻粱禽魚幸返於林藪採蘭絜膳聊同孺
子之歡種樹灌園誠爲拙者之效永言毀廢當絶照臨豈
意恩波下霑寵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純仁廣覆至治旁
羅一物未泰而比之納隍羣賢雖積而勤於頓網順民心
而敷佑因天瑞以建元溥念臣工衆罹罪罟重爲緣坐輕
或詆誣凡曰瑕疵率加湔洗樂羊居外靡開盈篋之書陳
平有謀不問受金之過如臣遠迹素乏異才進本孤根退
因積毀所嗟聖世遂作錮人徒成畫餅之名莫展鉛刀之
用忽蒙零露之均澤忍使當春而獨枯苟非造化之恩寧
及沉冥之地唯知死報無路捐軀但臣無任

讓南班第一狀

臣今月十二日准部州送到勑告蒙恩授臣左神武大
將軍雅州刺史者竊以國家棄瑕用人含垢御物毀廢之
迹再賜甄收所荷天恩罔知紀極伏念臣往年知吉州日
以父年老樂在鄉土冒乞解官侍養適會朝廷恩令授臣勾司
外議雖若棄捐於臣實爲私便官無曹事月有俸錢內奉旨
甘聆亦溫足近者就家增秩已出非望今茲再宣成命復
經通班待遇至優豈宜辭讓臣又聞之前典事親之禮八
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蓋謂高年之家親
屬雖衆當留子男常在左右也切緣臣父年近八十臣獨
一弟朝已授惠州歸善縣主簿違去膝下惟臣旦暮親侍

膳羞今來既授右職便須遠赴邊任奉親而往則有道路之勞委親而行又關晨昏之養況今方隅無警賢養至多不乏一臣以寡衆務伏望聖慈察臣誠請許臣且守舊官依前分司部州居住所圖就養少裨孝治之風干瀆冕旒無任惶懼待罪之至所有迎到勑告已牒送部州聽候朝廷回降指揮繳勑

第二北八

臣昨蒙恩除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充壽州兵馬鈐轄尋以父年老具狀奏聞乞守舊官依前分司侍養今月十一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者伏念臣昨以嬰廢南歸因得侍親之便終身農畝實所甘心忽蒙異恩再加錄用荷國家含養之德同天地更生之仁仍蒙聖慈不許辭讓然不知出身事主之節受命忘家之恩圖後效可以滌前非履榮途勝於處窮巷犯君親之尊至厚而忘義之心弗忘但緣父年衰老先患上氣舞風露所觸則喘嗽尤甚仰侍艱難有此不便願至再披肝膽干冒朝廷乞依前來所奏只守舊官依前分司侍養伏望聖恩特賜俞允違拒詔命甘俟除削

謝轉衛尉卿表

臣某言十一月二十八日准奏院逓到勑告各一道蒙恩受臣衛尉卿依前分司南京部州居住散官勲封賜如故者準稱閤之典方治於隆平廣參麗之仁遽霑於拙率

中謝竊以古之哲后皆建合宮體芳心布政之名行祖宗
侑食之禮周同廟制蓋嚴配之所先漢比郊儀故精禋之
為重汶上之圖太簡國南之議未工允俟聖朝裁定彝矩
伏惟皇帝陛下順稽古訓祗答靈心即路寢之正居講總
章之大摯百神胥悅歆至治之馨香萬國僅呼荷浩恩之
汪濊如臣者孤危得罪擯廢累年豈期孽華之遐均蒙雷
雨之施睚眦之嫌未塞何意叨榮支離之軀愈多敢忘圖
報惟懷徼谷之懼更增斗極之瞻但臣無任

虔州謝上表

臣某言九月六日進奏院迎到敕牒壹道蒙恩落分司南
京守本官兼知虔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日到任上訖仰
望雲天起於久廢重霑雨露恩比再生中謝心念臣出自
寒微素無才識幸逢明主擢在近班本期名教[illegible]崇奬正
朝廷之黜陟不悟怨仇交搆毀訾百端自家決履之仁移
隸別都之籍退居田里坐變炎凉前歲被以言論投之勇
爵宣君命而見召在臣義之必行蓋以弟任遠官久方臥
病委之遐適心所難安尋瀝血誠再干天聽果回睿旨許
遂家居免朝雖逐於宸廷奪祿不從於吏議享無名之厚
奉久愧冗閑乘一障以先登亦惟驅策豈謂不離御寺就
委郡章既同死灰之復然俾展鉛刀之一割親有旨甘之
便民當撤刼之餘得奉寬條庶成後效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堯天廣覆湯網宏開遺棄咸收幽隱必察皇明下燭同

日月之無私惠澤所霑西乾坤而共泰永言朽瘁育以陽
春特推簪履之舊見無使田園之叟老敢不佩服光寵罄
竭疲駑詢疾苦之所先遵簡易之成理不忘官守上報主
知但臣無任

桂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於六月二十日准樞密院遞到敕告蒙恩免持
服特授守秘書監就差知潭州兼本路安撫使并准中書
劄子奉旨令臣次日起離乘遞馬赴發本任仍令部州催
促進發不得收接辭免文狀及在路再奉敕該差知桂州
充廣南西路都鈐轄兼經略安撫使准中書劄子三道催
促赴任臣尋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事起金革辭避無
從君父之恩感深以泣中謝伏念臣生在遐徼才識無取
自遭荼毒未盈歲月近者儂蠻作梗嶺外騷然憫彼遠方如
在重病思與診療無有方術忽奉恩旨令守長沙非喜名
爵之所加自謂救兵之可出且古之列國尚發恤隣之師
況今爲王臣豈有坐觀之理由是徧檄境內分起卒徒本
約一月之中回至番禺賊下朝命既改人心不同論議紛
紜師已減半既違本志進退不遑職多任重而可憂就近
辭遠而非便勉趨新任自顧茫然官兵盡集於東南狂寇
豈忘於巢穴當資鋭旅遏彼歸途而封疆闊遠守禦虛寡
未知何計可以逃責內惟愚暗何堪差委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敦二儀之仁回萬里之照特憐孤露誤記寸長擢自

當塊之中叅於方面之寄敢不捐軀竭慮酬報皇恩伏乞
赫震天威翦滅醜類所以快四方之望懾百蠻之心臣之
願也候臣與楊畋處置廣西邊機了日却乞綾麻私室以
終喪制

乞解職行服狀

右臣去年六月二十日樞密院遞勑誥至詔州蒙恩免特服特
授秘書監就差知潭州兼本路安撫使仍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限次日起發不許辭免未到任間再奉勑改差知桂
州充廣南西路都鈐轄兼經略安撫使於七月十六日到
任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同楊畋等經制廣南東西盜賊
事自授命已來將借等諸將敗衂臣亦累狀乞從追削歸
守喪至今年正月十八日宣諭使狄青部領三將兵甲來
敗蠻寇收復邕州賊首智高奔回巢穴狄某孫某石某等
各已發還京臣今分屯兵馬即回本任伏念臣去歲授官
不敢辭免者賊在方面逼近鄉里欲因驅策翦除兇醜而
絕無勞效幸免追逐況今盜賊出境賢俊滿朝何假墨縗
以臨民政尋念臣父存之日尚答歸侍父沒之後不能終
喪力是微臣事親之不誠朝廷置臣於有過臣若拂衣而
先去則似要君抗章自陳蓋非虛飾伏乞朝廷憫臣持父
之服有限報國之日尚長許臣解官歸鄉終滿喪制則臣
感天荷聖之誠無有紀極

第二狀

右臣輙傾血誠頻瀆天聽退量輕易甘俟誅夷臣聞三軍之喪雖貴遂服國朝敦尚孝理爲万世法太臣遭父母喪者並許辭官終制去歲以來賊寇虐攻圍廣城於臣廬居最爲密邇朝廷今臣墨縗起臨戎事臣亦以爲朋友之急尚或赴之而況方面艱難當日辭免由是自潭之桂東還于廣又西至于邕賓之郊驅馳忘倦雖必思臨者同信結交阯旁絶賊援而尋輙之過已多其如將怯兵微經略之罪相繼今茲宣撫使狄青領兵殺獲寇黨收復邊城之殘徒遠遁外界無名化蛮人已就招安遐荒寧息臣已回歸本任伏念臣所大陳逆方遍著祥終身之戚月不爲過昨在邕州已曾陳乞歸鄉持服終制今來除溪洞等處述勞效但干兵甲今事未敢濫條稱行賞所有貴州文字臣更不管勾當日不能著人將經略安撫司公事交與[illegible]一面管勾臣勉回鄉里持服終滿交制如此則朝廷任用臣下存乎大體臣之進退亦得其分伏乞聖慈特賜俞允況今熙隆之運英賢滿朝未至無人堪付一郡不可使傷禮敗俗由臣而始臣無任

武溪集卷第十四